

老子

究竟说什么

红旗出版社
郭世铭◎著



老子

究竟说什么

郭世铭◎著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子》究竟说什么 / 郭世铭著.

北京:红旗出版社,2006.3

ISBN 7-5051-1353-4

I.老…

II.郭…

III.老子 - 研究

IV.B223.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8929 号

《老子》究竟说什么

郭世铭 著

责任编辑:关 健 封面设计:孙翠之

红旗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政编码:100727 地址: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E-mail:hqcbs@publica.bj.cninfo.net

编辑部:64068163 发行部:64037154

印刷:三河市春园印刷有限公司

2006年6月北京第1版 2006年6月河北第1次印刷

开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18.25 字数:330千字

ISBN 7-5051-1353-4

定价:34.00元



作者简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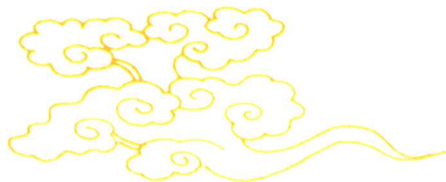
郭世铭 男 1946年生。
北京大学哲学系硕士，曾任
北大哲学系数理逻辑教研室
副教授。近年来除研究符号
逻辑外，也用逻辑分析方法
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发表
《老子逻辑初探》，《谈红楼
梦年表》等文章，以及这本
与众不同的《老子究竟说什
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解释、研究《老子》的新作。作者另辟溪径使用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法来剖析《老子》的逻辑结构和语言结构，从《老子》的文字中探求老子的思想，所得到的结果是一个确定、完整、一致的涵义，消除了以往解释中普遍存在的自相矛盾的现象。作者参阅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甲乙本，汲取考古新成果。作者自成一家之言，具有学术价值，可供研究老子思想、对老子思想感兴趣的人以及在校大中专学生参考阅读。



提 要

这是一本解释、研究《老子》的新作。作者使用逻辑分析和语言分析的方法来剖析《老子》的逻辑结构和语言结构,从《老子》的文字中探求老子的思想。所得到的结果是一个确定、完整、一致的涵义,消除了以往解释中普遍存在的自相矛盾现象。这种方法实际上就是人们阅读科技著作和科技论文的方法,至于把它用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上是否合适、是否有效,所得出的结果是否可以认为就是《老子》一书本来的思想,则需要由读者作出判定。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希望能给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方法注入一些新内容。

目 录

绪 言

我为什么要重新解释《老子》	1
---------------------	---

《老子》分析

第 一 章	26
第 二 章	31
第 三 章	35
第 四 章	40
第 五 章	41
第 六 章	43
第 七 章	44
第 八 章	45
第 九 章	47
第 十 章	48
第 十 一 章	51
第 十 二 章	53
第 十 三 章	56
第 十 四 章	60
第 十 五 章	63
第 十 六 章	66
第 十 七 章	70
第 十 八 章	71
第 十 九 章	74
第 二 十 章	77

第二十一章	80
第二十二章	83
第二十三章	85
第二十四章	89
第二十五章	91
第二十六章	94
第二十七章	96
第二十八章	99
第二十九章	104
第三十章	107
第三十一章	110
第三十二章	114
第三十三章	118
第三十四章	119
第三十五章	123
第三十六章	124
第三十七章	126
第三十八章	128
第三十九章	131
第四十章	135
第四十一章	136
第四十二章	140
第四十三章	143
第四十四章	145
第四十五章	147
第四十六章	150
第四十七章	151
第四十八章	154
第四十九章	157
第五十章	160

第五十一章	162
第五十二章	164
第五十三章	167
第五十四章	172
第五十五章	175
第五十六章	177
第五十七章	179
第五十八章	181
第五十九章	183
第六十章	186
第六十一章	191
第六十二章	194
第六十三章	197
第六十四章	199
第六十五章	202
第六十六章	206
第六十七章	209
第六十八章	212
第六十九章	213
第七十章	216
第七十一章	217
第七十二章	220
第七十三章	222
第七十四章	224
第七十五章	227
第七十六章	230
第七十七章	232
第七十八章	234
第七十九章	235

第 八 十 章	236
第八十一章	240
附录一	241
附录二	242
附录三	269
附录四	271
附录五	278

我为什么要重新解释《老子》

恐怕没有哪个中国人不知道中国历史上有一位老子。他是中国古代的大思想家，写了一本书，叫《老子》或者叫《道德经》。受过教育的中国人也都想了解老子的思想和事迹，因此许多人读过一些研究、解释《老子》的书籍，然而却没有多少人能把《老子》读完。说起来，原因倒十分简单：不仅《老子》的原文难以读懂，就是那些用现代汉语写成的研究、解释《老子》的著作也很难读懂。我自己就有这样的经历。

上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前，我曾多次阅读《老子》，但每次都读不下去。按照一般人读古书的习惯，我就去查阅专家们研究、解释《老子》的著作，其结果不但没有什么帮助，反而把问题搞得更加复杂了。因此，直到不惑之年，我脑子中的《老子》只不过就是一些诸如“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之类的语录。

1987 年，一位美国朋友 David Moser(中文名莫大伟，现在中国外国语大学任教) 寄来一本英文书 Tao Is Silent。该书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的逻辑学家 R. M. Smullyan，在书脊和扉页上印有原作者所译的中文书名《道是静的》。一位美国逻辑学家在研究老子的“道”，这件事引起了我的职业好奇心，于是便认真地坐下来读起了《老子》。事实上，这十年之中，除了完成本职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基本上属于逻辑学范畴)之外，其余的时间我大都浸泡在《老子》之中。

《老子》一书不过五千余字，但研究、解释《老子》的著作已有上千种，论文更是数以万计。按说，有了这么多文献可供参考，该当使我们阅读《老子》变得容易些，然而实际情形却非如此。这些著述中，有说《老子》是讲哲学的，有说《老子》是讲政治的，也有说《老子》是讲军事的，还有说《老子》是讲气功的；有说《老子》是唯物的，有说《老子》是唯心的；有说《老子》是进步的，有说《老子》是倒退的；有的说《老子》具有鲜明的人民性，有的则说《老子》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有的说《老子》质朴，有的则说《老子》诡诈，等等。

本来，对一个人、一本书有不同的评价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奇怪的是这些不同的评价主要并不是来自对《老子》文字的不同解释，而是来自《老子》以外



的什么地方。近几十年出版的研究《老子》的著作,大多对《老子》原文作了逐字逐句的解释或翻译,给人的印象是,不同观点的著作对《老子》所作的解释或翻译虽有差别,但差别并不那么大,仅凭这些差别不足以导出如此对立的观点。导致这许许多多尖锐对立观点的原因,是前人对《老子》的原文作了自相矛盾的解释。从逻辑学的角度来讲,从一堆自相矛盾的材料出发是什么结论都可以得出来的。上述种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之所以能长期并存,就是因为按人们现在对《老子》章句的解释,都能在《老子》中找到一定的依据。因此有必要对现有的《老子》释义作一番考察。

【一、读不懂的《老子》译文】

在十年前刚刚开始研读《老子》时,不仅《老子》原文读不懂,那些释文和译文也读不懂。耐心读了一段时间之后,反而觉得释文、译文比原文更为难懂:不少章节的译文根本读不懂它们是什么意思,或实在看不出它们与《老子》原文有什么关系。这种不懂反映在以下六个方面。

1. 译文或释文读不出一个意思来,完全不知所云

例如,王弼本《老子》第六十章为:

治大国若烹小鲜。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伤人。非其神不伤人,圣人亦不伤人,夫两不相伤,故德交归焉^①。

《老子新译》对这段文字的译文是:

治理大国,要像煎小鱼那样[不要常常扰动它]。用“道”这个原则来面临天下,就可以使鬼不起作用。并不是鬼不起作用,而是它起的作用不能害人。并不是它起的作用(神)不能害人,而是由于“圣人”根本不害人,这样,人与鬼互不伤害,所以[人与鬼]都[互相]称赞“圣人”的德。

我不知道有谁能读懂这段话的意思。“鬼”到底是“起作用”还是“不起作用”?怎么刚说了“使鬼不起作用”接着就说“不是鬼不起作用”?鬼起的作用到底能不能害人?怎么刚说了“它起的作用不能害人”接着就说“不是它起的作用(神)不能害人”?“人与鬼互不伤害”是什么意思?人居然能伤害鬼吗?“[人与鬼]都[互相]称赞‘圣人’的德”又是什么意思?圣人能泽被鬼神吗?人和鬼能经常交流吗?

^①以上所引文字和标点均按任继愈《老子新译》,其他各书标点略有差异,但断句都是相同的。





另外，译文对“圣人亦不伤人”中的“亦”字完全是回避了，把这句话译成了“而是由于‘圣人’根本不害人”显然与原文有较大差距。实际上这个“亦”字反映出上述断句方法是有问题的：“亦”字前后应当是同质的句子(或者都是肯定的，或者都是否定的)，如果前面是“其神不伤人”接着说“圣人亦不伤人”才“亦”得有道理。像上面所引的那样，上句是“非其神不伤人”，要“亦”就只能“亦”出个“圣人亦非不伤人”，而“亦”不出个“圣人亦不伤人”！

2. 译文或释文能读得通，但明显不是《老子》的原意

例如，《老子》第七十七章中有：

天之道其犹张弓欤？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

不论什么人看到这几句话都会明白老子是在用拉弓比喻“天之道”，但这个比喻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从哪个角度作的比喻，却越说越糊涂了。《老子新译》的译文是：

天的“道”，不很像拉开弓[射箭瞄准]吗？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低了就把它升高一些，过满了就减少一些，不够满就补足一些。

句子通顺，意思明白，但显然不是《老子》的原意。“高了就把它压低一些，低了就把它升高一些，过满了就减少一些，不够满就补足一些”是人们做事的一般原则，跟《老子》的“天之道”没有什么联系。如果说这样拉弓就叫做“损有余而补不足”的“天之道”，那要是按“损不足以奉有余”的“人之道”来拉弓，岂不就该“高了就把它再升高一些，低了就把它再压低一些，过满了就干脆拉断，不够满就索性放松”？何况《老子》原文只是说“张弓”，并没有射箭的意思。

其实这段话并不难懂，只要找一张弓来拉上一下甚至只要想一想拉弓的情形就很容易理解：弓在未拉开时，长度(两弓梢之间的距离)比宽度(弓柄到弓弦的距离)大得多，是长度有余而宽度不足。弓拉开后，弓的上梢会降低(高者抑之)，弓的下梢会抬高(下者举之)，弓的长度会变小(有余者损之)，弓的宽度会变大(不足者补之)。也就是说张弓这一个动作同时产生了“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这样四种效果。

《老子》讲“自然”、“无为”，“张弓”而产生“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效果就是一个“自然”、“无为”的过程：张弓并不是为了“损有余而补不足”，但它自然而然地产生了“损有余而补不足”的效果。像那种发现高了就压低，发现低了就升高的说法，绝对不是《老子》的自然无为。



3. 译文、释文通顺,和原文放在一起也说得通,但不合情理

比如,《老子》第十三章中有:

贵大患若身。

对这句话有两种读法:一些人认为应按原字序读,也有一些人认为应当反过来读成“贵身若大患”。但不论是主张正读还是主张反读,其中的“身”字都是解释为“身体”、“生命”之类的意思。“患”则主要有两种解释:“疾病”和“灾祸”。于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成了

把大病(或大祸)看得像生命一样宝贵,

或者

把生命看得像大病(或大祸)一样宝贵。

有谁会如此舍不得丢掉大病(或大祸)呢?实在不合情理。另有一些著作是将“大患”转义为“虚荣”,意思仍无法理解。因为《老子》中的这句话的结构,明显是“‘贵大患’与‘贵身’是一回事”,是就普遍情形而言的。虽然确实有人是把虚荣看得和生命同等重要,但绝非普遍现象,更不是《老子》的主张。

4. 过多的通假解释,缺乏可信的理由

例如,《老子》中有四处“取天下”,一般的书上都说“取”是“治”的意思,理由却很奇怪,说是“取”与“为”通,“为”与“治”通,于是“取”便与“治”通了。字义的通假怎么能传递呢?如果通假能够传递,岂不是所有汉字都能辗转相通了?

5. 轻易改动原文,又没有充分的道理

在许多研究《老子》的著作中动不动就说某字“谊不可通,应为……”,或者某字“与下文谊不相属,……”。有的著作说得客气一点:“此文疑作……”。有些书改了字根本不再讲道理,似乎只要有“谊不可通”、“谊不相属”就够了;有些书讲了不少道理,但那些道理却只能说明这样改能改出个意思来,说明不了应该这样改,更说明不了必须这样改。例如《老子》第四十五章中有:

躁胜寒,静胜热,清静为天下正。

对此,《老子校诂》有大段议论,为说明问题兹摘录如下:

此文疑作“静胜躁,寒胜热”。二十六章“静为躁君”,“静”、“躁”对言,其证一也。六十章王注,“躁则多害,静则全真”;六十一章王注,“雄躁动贪欲,雌常以静,故能胜雄也”;七十二王注,“离其清静,行其躁欲”;皆“静”“躁”对言,其证二也。《管子·心术上》,“躁者不胜”;《淮南·主术》,“人主静漠而不躁”;亦“静”“躁”对言,其证三也。

这三个证据实际上毫无意义,说了和没说完全一样,根本不能支持这种改动。如果说《老子校诂》是想说明《老子》的这句话中“静”与“躁”应当是对用的,那根本用不着这些证据,因为《老子》的原文中本来就是“静”对“躁”,“热”对“寒”。如果《老子校诂》是想说明“静”“躁”对用只能用在同一个单句中而不应当用在同一个复句中,那么这三个证据完全不能说明问题。因为《老子校诂》的证据二所引的王弼注文里“静”、“躁”就不是出现在一个单句中,而是出现在一个复句的两个不同单句中。退一步讲,即使举出一万个“静”、“躁”对用在同一个单句之中的例子,也不过是说明它们可以用在一个单句中,至多说明它们经常用在同一个单句中,但却不能说明它们只能用在同一个单句中,更不能说明《老子》的这句话里的“静”和“躁”实际上位于同一个单句中。

总之,我完全看不懂《老子校诂》改动《老子》原文的道理,更看不出这种改动的必要性。因为《老子》的这句话并不难懂,它不过就是在用“胜寒容易,胜热难”这样一个尽人皆知的事理来比喻“静”和“躁”的关系:在《老子》中,“正”和“奇”是对文,“正”指一贯的长久之策,“奇”指一时的权宜之计,如第五十七章的“以正治国,以奇用兵”,第五十八章的“正复为奇”。在生活中“躁”虽然有用,比如说能够胜寒,但“静”却能胜更难胜的热,所以在“静”和“躁”之间的关系是“静”为“正”,“躁”为“奇”。

6. 不合逻辑,自相矛盾之处太多

《老子》的解释中有矛盾已经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人们一面说《老子》所讲的是“道”和“德”,一面又把《老子》的第一句话

道可道非常道,

解释成

“道”,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

于是我们又只能认为《老子》所讲的都不是“道”,至少不是“永恒的道”!

人们一面说老子主张清静无为、主张质朴自然;一面又把《老子》的许多章节解释成阴谋诡计,甚至在打仗打胜了的时候还要说是出于不得已,简直虚伪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人们一面说老子反对学习,不要知识;一面又说老子主张尊重老师。

人们一面说老子斥责统治者赋税太重、是“强盗头子”;一面又说老子向统治者献愚民之策。

人们一面说老子的“道”是“柔弱”,老子的“德”就是“得道”;一面又把“建

德”解释成“刚健的德”(第四十一章)。

.....

这些自相矛盾的解释就使得《老子》成了一个杂货铺,谁想要什么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结果反而使《老子》一书的价值成了问题:它什么都主张,又什么都反对,这样的书又有什么意义呢?

【二、《老子》与老学】

为了弄清在《老子》研究中何以会出现上面所说的六个方面的问题,我反复对照、阅读了几十本研究《老子》的著作。一个明显的感觉是,这些书都不是从《老子》的字句中寻找《老子》的思想,而是在用“老子思想”解释《老子》的字句。也就是说,在实际解释和翻译《老子》字句之前,这些作者已经掌握了“老子思想”,写书解释和翻译《老子》,是为了给那些不掌握“老子思想”、不具有阅读古文能力的人读的。至于这些作者是如何掌握“老子思想”的,从书中的内容看,主要是来自古人的注释。

《老子》一书,在中国历史上影响巨大。但由于《老子》的文字过于简练,《老子》一书在历史上的影响是通过历代人物对《老子》的理解和解释而实现的。在研究老子时注意、重视历代古人对《老子》的引用和注释,当然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这与我们阅读和解释《老子》一书并不完全是同一回事。

我在开始研读《老子》、重新解释《老子》时,就有朋友批评我脱离了古人的解释,认为这样的研究方法是不可取的。对于这样的批评,我很不以为然。因为这种批评的背后有一个没有说出的预设:古人对《老子》的理解是正确的。而这个预设却是一个未经证实的命题。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定,古人是在像我们一样客观地、科学地研究《老子》的思想,相反,我们却有许多理由怀疑古人对《老子》的解释缺乏必要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因此,我认为在研究老子时有两个彼此相关但又彼此不同的问题:一个可以称之为“老学”或“老学史”,包括研究古人对《老子》的解释和发挥,研究这些解释和发挥在历史上的影响和作用;还包括研究以《老子》为源头的道家思想的演化和发展;以及研究奉老子为始祖的道教的产生与发展;研究《老子》版本的演化和变迁,等等。这个方面的研究基本上属于史学范畴。另一个就是用现代人的眼光解释《老子》,这是一种客观的文献研究,也涉及现代人如何去继承



老子

究竟说什么

和发扬古代的文化传统。目前的问题则是人们并不去区分这两个方面，而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前一个方面取代了后一个方面。

司马迁在《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中说：“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岂谓是邪？”这表明直到司马迁的时代，《老子》的理论是与儒家理论尖锐对立的。“道不同不相为谋”是《论语·卫灵公》中所记载的孔子的一句话。司马迁觉得这句话可能就是针对老子而言的。然而，我们如今所看到的对《老子》一书的解释，却往往是和儒家思想一脉相承，至少是并不对立的。

现存的文献中，先秦时代解释《老子》的著作只有《韩非子·解老》一篇（引用和发挥《老子》文字的不计在内）。但这篇文字并没有系统、全面地解释《老子》全书，而只是就其中的第三十八、第四十六、第五十、第五十三、第五十四、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第六十七等九章的内容作了解释和发挥，实际上是在利用《老子》中的一些文字阐述法家的思想（参看本书第五十三章）。而汉代以后解释《老子》的著作，则或者带有浓重的儒家色彩，或者脱离政治将《老子》解释成养生之道。

在古代注释中，最受学者重视的是王弼所注的《老子》，但王弼的注文中也有着浓重的儒家味道。例如，王弼在注释《老子》第五十三章的“盗夸”时说：

凡物不以其道得之，则皆邪也，邪则盗也；夸而不以其道得之，窃位也。

这几乎是《论语·里仁》中下面一段话的翻版：

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北宋的晁说之评价王弼的注文说：

王弼《老子道德经》二卷，真得老子之学欤！盖严君平^①《指归》之流也。其言仁义与礼不能自用，必待道以用之。

这样看来，老子的思想与儒家思想就不是对立的，而是一种源流关系或互补关系了。后来的一些注释《老子》的著作，儒家味道就更足了，甚至就直接用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说法来注释《老子》。

那么，究竟是司马迁说错了还是古人解释《老子》的思路有问题呢？我的感觉是司马迁恐怕是对的。从史实上看，自从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

^①严遵，字君平，西汉末年人，著有《老子指归》（亦称《道德指归论》）。